

俄國民粹主義 和馬克思主義

陸波編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7430

俄國民粹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學習筆記)

陸波編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瀋陽

內 容 提 要

當我們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一章時，首先碰到的就是俄國馬克思主義和民粹主義的鬥爭問題。當時產生於俄國的民粹主義，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敵對的、小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他們忽視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否認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他們的理論和實踐嚴重地阻礙了真正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和傳播，嚴重地阻礙了工人運動的增長。在當時，如果不同民粹主義作鬥爭，不從思想上徹底粉碎民粹主義，馬克思主義就不能在俄國發展起來。本書就是通俗地描述了俄國民粹主義產生的社會基礎、思想根源以及他們的演變，着重從理論上分析了他們的基本錯誤觀點，介紹了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如何開展了反民粹主義的鬥爭，列寧同志如何從思想上徹底粉碎了民粹主義，為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勝利掃清了道路；本書並且指出了學習俄國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的鬥爭這個問題對於我們的實際意義。

本書可供理論學習中級組學員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一章時參考，也可供一般幹部閱讀。

俄國民粹主義 和馬克思主義

陸 波 編 著

六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 (瀋陽市軍署街二十三號)

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一號

瀋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發行

編號：4467·787×1092 1/16·1頁印張·26,000字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25,070 定價：(5)一角三分

目 錄

一	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俄國人民革命的道路	2
二	馬克思主義和民粹主義的鬥爭	7
三	俄國民粹主義的階級實質及其瓦解	26
四	學習俄國馬克思主義和民粹主義的鬥爭 這一問題的意義	31

当我们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一章(“为在俄国建立社会民主工人政党而斗争”)的时候,首先碰到的就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斗争问题。这一斗争是为了正确地分析当时俄国社会经济结构、阶级关系,确定俄国的革命道路而进行的,是为了彻底粉碎在俄国创立工人阶级独立政党道路上的思想障碍而进行的。当时的民粹主义思想,对于俄国工人运动最重要阶段所提出的中心任务——把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创立工人阶级独立政党——起着妨碍作用。不粉碎民粹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就很难传播,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就不可能结合起来,俄国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就不能创立,俄国工人阶级和俄国人民就不能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因此,了解俄国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斗争,对于我们正确地了解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任务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不仅如此,而且因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的斗争,是关于两种世界观,两种方法论的斗争,是关于指导革命的根本理论原则的斗争。因此,了解俄国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斗争,对于我们正确地了解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在我国完全胜利而奋斗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一 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 俄國人民革命的道路

一八六一年，俄國沙皇被迫從上面實行的廢除農奴制度，是一個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是一個不利於農民而有利於地主的改革。這次改革並沒有解決俄國的土地問題，俄國土地所有制的基礎仍然是地主的土地佔有制。所以，這次改革只是在形式上宣佈了農奴的“解放”，而在實際上農民仍然是處在和以前一樣的被奴役的地位。改革使農民更加貧窮和破產，因為由上面進行的改革，實際上是把農民掠奪一空，剝奪了農民原有的大部分土地，農民所剩下的是最壞的土地，農民沒有牧場和草地，沒有林地和水源。地主以“解放”贖金為名，從農民手裏劫掠了將近二十萬萬盧布。這就迫使農民不得不仍然為地主服“勞役”，仍然沒有完全擺脫奴隸地位，仍然是毫無權利，仍然是受勒索虐待。俄國地主和農民的矛盾並沒有解決，封建專制制度與人民的矛盾並沒有解決，沙皇專制政府仍然是保護地主利益、壓榨人民的工具。農奴制度的殘餘仍然妨礙着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任務並沒有完成。於是，為解放農民、徹底消滅農奴制度、推翻沙皇專制制度等任務，仍然是俄國當時人民革命的嚴重的政治任務。

但是，必須看到，一八六一年改革以後，俄國政治和經濟的

發展發生了極深刻的變化，俄國社會出現了具有決定意義的新情況，那就是俄國資本主義迅速的發展和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的出現。現代工業無產階級是最革命的階級，隨着它的出現接着而來的是工人運動的開展。

從農奴制度廢除以後，特別是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俄國資本主義異常迅速地發展起來：城市發展了，工廠增多了，生產集中了，鐵路也修建起來了。俄國的工廠企業在一八六六年的時候約有二千五百個，到一八七〇年的時候就增加到三千四百六十個，到一八八〇年的時候就增加到五千五百六十二個，到一八九一年的時候就增加到七千五百九十八個，而到一九〇一年的時候就增加到一萬三千三百八十六個。這就是說在三、四十年中，俄國的工廠企業增長了好幾倍。其中特別是大工廠企業增加的最快，從一八六六年到一八九〇年二十四年以內就增加了十一倍。鐵的年產量從一八六七年到一九〇二年增加了八倍（從年產一千七百五十萬普特增加到年產一萬萬五千萬普特）；煤的年產量增加了三十七倍；石油從一八六五年的五十五萬七千普特增加到一九〇二年的六萬萬三千七百七十萬普特，即增加了一千倍。鐵路從一八六五年的三千八百十九俄里增加到一八九〇年的兩萬九千零六十三俄里，在二十五年中增加了七倍，而從一八九〇年到一九〇〇年這十年中又增加了兩萬一千俄里。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生產的非常集中，大企業工人和生產量所佔的比重迅速地增加，一八七九年五百工人以上的工廠佔工廠總數的百分之四點四，而工人佔工人總數的百分

之六十六，生產總值佔全部工廠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五十四點八；到一八九五年的時候，五百工人以上的大工廠佔工廠總數的百分之十點一，而工人則佔工人總數的百分之七十四，生產總值佔全部工廠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七十點八。隨着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和集中，形成了最革命的現代工業無產階級，俄國的產業工人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就增加到近二百八十萬人，而且具有非常的集中性。

在農村，資本主義也在逐步衝破農奴制的各種障礙，採取複雜的形式發展着，農民階級很厲害地分化着：一方面是大批農民喪失了經濟的獨立性，貧困破產，出賣份地和出租份地，為了生活出賣勞動力去當僱工；另一方面是少數農民租進份地並且貪婪地購買私有土地，為了發財而大批地剝削僱傭勞工。這就是說，在農村，農民分化為農村資產階級和無產者、半無產者。根據列寧的統計，一九〇三年，在俄國的一千萬農戶中，富農約有一百五十萬戶，這個佔全體農戶百分之十五的富農階級卻佔據着全體農民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五十；而貧農和僱農則約有六百五十萬戶，佔全體農戶半數以上，但他們是處在窮困和赤貧狀態；中農約有二百萬戶，這是仍然在分化着的階層，他們大多數將走進貧農的隊伍裏去，而只有少數人可能發展為富農。在廣大的鄉村小手工業者階層中，也發生着同一性質的分化：一方面是大批小手工業者愈來愈窮困，喪失了經濟獨立性；另一方面是一些新的和舊的手工業卻又更快地發展起來，極少數靠大眾破產而富有起來的人，積聚着資本。另外，隨着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發展，商業

資本日益變成包買主，包攬產品和銷路。於是在俄國大多數手工業中組織了完全是資本主義式的家庭手工制大生產。

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迅速地起着對城市和鄉村生產的支配作用，這也就使得俄國的地主經濟開始向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過渡，封建的剝削制度和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相結合，而且前者一天天地向後者過渡。所有這一些情況，都說明資本主義事實上已經成為俄國當時經濟生活的基礎了。農奴制的俄國已經變成了一個資本主義的俄國。當時作為俄國社會經濟基礎的資本主義，是具有以下幾個重要特點的：第一，一八六一年改革以後，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迅速的，生產是非常集中的，工人階級也是高度集中的，這對革命運動的發展有着極重要的意義；第二，俄國資本主義的水平是較西歐諸資本主義國家落後的，它發展的較晚，它仍然受着濃厚的農奴制度的殘餘阻礙着；第三，俄國資本主義和農奴制度緊密地結合着，不僅是在農業上，而且也在工業上，和農奴制度勾結起來。

在這種社會經濟生活的基礎上，在政治上的矛盾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另一個是農民小生產與地主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俄國的農民處在封建地主和資本主義双重剝削的狀態中。而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階級的矛盾却被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特殊情況和工農革命的發展所超過了，俄國資產階級喪失了革命性，它並不主張徹底推翻封建的沙皇專制制度。沙皇專制政權殘暴地鎮壓工農革命運動，這就維護着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一八六一年以後，俄國的沙皇專制政府實際

上已經成为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混合物。因此，當時各种矛盾最集中最直接地表現在俄國工人与農民以及其他勞動人民同沙皇專制制度的矛盾和鬥爭上，不解决这个矛盾，俄國經濟的發展，工人和農民的解放是不可能的。从這裏出發，俄國馬克思主义者認為：依靠無產階級，把無產階級提高为自覺的階級，領導俄國廣大的勞動人民，並和他們一起，首先推翻沙皇制度，爭取政治自由和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在这个基礎上，俄國無產階級聯合着並領導着被剝削勞動羣众推翻資本主义的剝削与壓迫，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達到社会主义与共產主义社会。这就是當時俄國社会發展所提出來的歷史任务，也就是俄國人民唯一正確的革命道路。

但是，当一八八三年俄國第一个馬克思主义团体開始在俄國傳播馬克思主义的時候，却碰到一个敌人，那就是民粹派（在俄國馬克思主义团体还未出現以前，民粹派進行过革命工作，但是，他們是馬克思主义的敌人）。當時民粹派拚命地反对馬克思主义，反对馬克思主义者為俄國人民指出的正確革命道路。民粹派以唯心主义眼光考察當時俄國的經濟現象，完全錯誤地把正在發展着的資本主义看成正在衰落、退化，認為資本主义在俄國完全是一种偶然的現象，認為俄國存在着独特的社会結構，那就是“農民村社”，把“農民村社”理想为社会主义的胚胎。因此，他們妄想不要無產階級就進入社会主义；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被他們描述成社会主义胚胎和基礎的“農民村社”和農民身上。他們向人民宣傳：馬克思主义不適合於俄國，俄國革命的道路是要依靠農民的騷動或者是依靠个别英雄人物的秘密陰謀团

体，用恐怖手段推翻沙皇專制政府，然後依靠着農民“天生的社会主义傾向”，發展農民村社，達到社会主义。这样，他們就妨碍工人階級了解自己在革命中的領導作用和歷史作用，就阻碍創立工人階級独立政党的事業，就妨碍了人民羣众正確地認識革命的道路，妨碍了人民羣众革命的覺醒。因此，當時只有粉碎民粹主义思想，馬克思主义才能傳播，無產階級革命力量才能成長和壯大，只有粉碎民粹主义思想，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才能創立，才能把俄國人民引導上正確的革命道路。

二 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鬥爭

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是兩個不同階級的思想体系，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它們之間都存在着一條不可逾越的深淵。

馬克思主义是現代最進步的世界觀，是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現。它作为科学的世界觀是正確地反映着現實，依据着社会的客觀發展規律，从社会物質生活条件出發去解决社会問題。而民粹主义是主觀唯心主义的世界觀，是一种小資產階級思潮，是一种空想的“農民社会主义”理論，它代表着日益破產和分化着的小資產階級的利益，代表着落後的小生產的利益。民粹主义不是正確地反映現實，不了解社会的發展規律，不了解階級鬥爭的規律，它不是从社会物質生活的發展需要出發，而是从脫离現實社会生活的理想計劃出發去了解和解决社会問題。

第一，民粹派認為資本主義在俄國不會也不應該發展起來，認為資本主義在俄國是一種“偶然”現象，是一種“不幸”的“人為”的現象。既然資本主義在俄國不會增長和發展，因此，民粹派認為，無產階級也不會增長和發展起來。民粹派當時主要的論據有三個：第一個就是說，俄國沒有國內市場，所以資本主義在俄國就會也不能發展起來。民粹派說，俄國的農民日益貧困和破產，這就會縮減國內市場，就會使市場完全停閉，而國外市場俄國又不能取得，因為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比較晚，國外市場都早被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佔領了。因此，他們認為沒有市場，資本主義在俄國就沒有根基，所以資本主義就會也不會也不應該成為俄國社會的經濟基礎。第二個論據就是說，在俄國發展着一種非常有力的“人民的生產”，那就是農民的手藝、小手工業等等，民粹派認為這種小生產是“人民的生產”，並且是和資本主義相對立的生產。他們說，這種“人民的生產”是自然的現象，而資本主義是“人為”的現象。說資本主義是荒謬的有害的，資本主義只能使人民破產而不能提供高一級的生產組織，他們說資本主義排擠了家庭工藝，農民就不得不買衣服穿，而農民為了得到這筆錢就得破產，農民破了產，市場就停閉了，於是，資本主義就失去了基礎，就沒有力量再發展了，就停滯了。因此，他們認為應該用全力來發展所謂“人民的生產”，認為這是“萬古神聖的人民制度”，為了保存這個“人民制度”，為了保存小生產，他們主張要用全力去和資本主義作鬥爭。第三個論據就是說，在俄國工人是極少數，而農民是巨大的多數，同時，俄國還存在着“農民

村社”，这种村社土地所有制是可以避免資本主义的，“農民村社”是和資本主义鬥爭的堡壘。

馬克思主义粉碎了上述的民粹派的觀點。馬克思主义認為俄國資本主义並不是應該不應該發展的問題，也不是会不会發展的問題，馬克思主义者指出：在俄國社会現實生活中，資本主义已經迅速地發展起來了，封建農奴制的俄國，已經变成了資本主义的俄國。馬克思主义認為，俄國資本主义的發展是俄國社会發展的客觀規律所决定的，是有其必然性的，並不是一种偶然的現象，也不是由任何人願意或不願意的意志所能决定的。馬克思主义指出：在當時，俄國資本主义的發展是具有進步性的，因为資本主义破坏了封建的宗法關係，把生產力迅速地提高了，把小生產“联合”为社会化的大生產；資本主义帶來了文化与科学；由於俄國資本主义的發展，工人階級已成為一个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在指出資本主义具有進步作用的同時，馬克思主义也揭露了資本主义內部矛盾的本質，指出資本主义是社会歷史上一种过渡性質的生產方式，在它內部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在它內部發育成長起來的工人階級，就是資本主义的掘墓人。只有經過無產階級進行自覺的鬥爭，戰勝資產階級，人類才能从資本主义制度下、从剝削制度下解放出來，並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

俄國馬克思主义者認為民粹派關於資本主义在俄國不会發展起來的一切論据，都是主觀主义的、缺乏知識的、有害和反動的臆想。首先，關於俄國國內市場問題，馬克思主义者指出，事

實上資本主義發展的本身就創造着國內市場，人民大眾的貧困化，並不阻礙資本主義的發展，恰恰相反，它正是發展資本主義的條件，人民大眾越破產，就越表現着資本主義發展的加強。這是因為什麼呢？因為立於社會分工基礎上的私人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引起小生產者的分化，農民並不是一般的破產，一般的貧窮化，農民的貧窮化是在於：大眾變窮，而少數剝削者發財，小作坊、小生產破產、衰落，而較大的作坊擴大和發展。破產者變成僱傭工人，依靠出賣勞動力過活，而發財者變成資本家，依靠剝削僱傭勞動過活。這就是說，大眾貧窮化的結果就是：一方面是多數小生產者的生產資料被剝奪，變成了出賣勞動力的無產階級；另一方面是，少數靠大眾破產而發財的人，集中了這些生產資料並把它變成為資本，用以剝削無產階級，成為資產階級。這種分化又加強了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隨着這一分化過程的發展，資本主義的國內市場日益擴展起來。俄國當時社會經濟生活的實踐，充分証明了馬克思主義這個觀點的正確性。但是，民粹派就閉着眼睛不看或者看不見這個實際，而進行一些懸空的議論，荒謬的臆測。列寧指出：這種缺乏國內市場的荒謬議論，實際上是對資本家有利的，因為當時俄國資本家正在蒙蔽人民，逃避賦稅，並力圖推動政府走上殖民政策的侵略道路，走上發動戰爭的道路。其次，關於所謂“人民的生產”及其和資本主義相對立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是反動的議論。其實，民粹派所指的那種小生產並不是與資本主義相對立的生產，恰恰相反，那種小生產的經濟結構正是資本主義性質生產的幼芽。小

私有的商品經濟的發展，自發地沿着資本主義道路前進。這種經濟發展的歷史具體地說明了資本主義的產生，資本主義的胚胎；說明了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積聚在個別私人手中的“儲金”是怎樣的變成了資本；也說明了商業資本怎樣奴役着大批生產者，組織着資本主義的手工工場，組織着資本主義的家庭手工制的大生產；它還說明了市場的擴大，競爭加強的事實是怎樣促使技術的進步，商業資本是怎樣變為工業資本，資本主義是怎樣的由手工工場階段過渡到巨大的機器生產。事實上俄國的小手工業生產，就正是循着這個規律發展的。事實上俄國的小手工業作坊的經濟結構就是資本主義性質的，隨着作坊的擴大，資本主義就越發展。為了說明問題，列寧當時特別以一種資本主義發展最小的手工業——當時莫斯科州的土罐製造業——為例，他指出，在這種製造業中可分為三類作坊，第一類是有一個到三個工人的作坊，這類作坊佔作坊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它僱用的工人只佔這種製造業所僱用工人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八；而第二類是有四個到五個工人的作坊，它只佔作坊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七，但它僱用的工人總數就佔到百分之三十二；第三類是有五個工人以上的作坊，它僅僅佔作坊總數的百分之十三，但是它卻擁有佔百分之三十的工人數目，把持着全部土罐業三分之一的產品。從這個最小的手工業作坊的統計中，就完全可以看出資本主義是怎樣的發展起來，而當時的俄國僅就歐俄來計算，擁有十六個工人以上的作坊，在一八六六年就是三千個，在一八七九年就是四千五百個，在一八九〇年發展到六千個，到了

一九〇三年的時候就達到了九千个。這就是說，資本主義不僅在量的方面，而且在質的方面都發展起來了。民粹派看不見這個事實，他們完全忽略實際的經濟結構，不從生產關係的性質去說明問題，妄想死死地保持着小生產，反對大生產，違反客觀經濟的發展規律。最後，馬克思主義者指出，民粹派完全抹煞農民分化的事實，抹煞村社瓦解的事實，企圖以農民是多數，工人是少數，農民村社是抵抗資本主義的堡壘等等為論據，來說明在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是一種有害的、錯誤的臆想。事實上俄國村社已經瓦解，已經變成了富農的村社。農民再也不是一個統一的整体了，它已經分化為貧農和富農，在農民村社裏的九百零七萬九千零二十四個農戶中，約有二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五十五戶是沒有馬匹，喪失了經濟獨立性的，他們已經不得不依賴富農、高利貸，依賴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過活了，他們對民粹派所讚美的公社深惡痛絕，為了能夠拋棄份地，為了能夠離開村社，自由地出賣勞動力，他們不得不請鄰居吃酒，向富農祈求，甚至訂立一種奇怪的合同，答應向耕種他的份地的富農“找補”，即每月負責向富農繳納一定盧布，這樣來祈求一張護照或通行証，出外謀生。富農們把持着村社的份地，要求土地變為私產，不再進行重分，實際上農民村社的土地所有制已經逐漸過渡向資本主義的私有制。農民村社事實上已經成為貧農的枷鎖，這個枷鎖保證着富農資本主義廉價的勞動力，保證着沙皇專制制度的重稅負擔，民粹派卻把這種枷鎖理想化，說它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堡壘，拼命地要保持着這種村社，這不是笑話嗎？至於民粹派

說農民是多數，工人是少數，這也是站不住腳的論據，因為問題完全不在於“多數”或“少數”，而是在於農民這個階級已經分化為利益互相對立的不同的集團，是在於工人階級已經成為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嚴重力量，當時俄國已經形成了約有兩千萬人的廣大僱傭工人隊伍，其中現代產業無產階級的人數已經達到了二百八十萬人。列寧說，這一階級正體現着現代社會關係的精髓，這一階級就是勞動羣眾、被壓迫羣眾真正的前衛和先鋒。

從這個問題中，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只有從無產階級所形成的關係這個角度去考察俄國當時全部經濟結構，才有可能分析各種生產者之間的基本的相互關係，從而才能正確認識俄國當時社會發展的基本趨向。相反，民粹派所倒霉的地方，就在於他們撇開了從無產階級所形成的關係這個角度，而是從家長制小生產的角度去考察俄國社會經濟現象，結果歷史的進程就一定把他們或者變為天真的夢想家，或者變為小資產階級或富農思想的代表者。

第二，民粹派否認工人階級是革命中的先進階級，否認工人階級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和領導力量，他們妄想不要無產階級而達到社會主義。民粹派認為主要的革命力量是知識分子所領導的農民，以及被他們看作是社會主義胚胎和基礎的農民村社，他們把希望寄託在通過英雄人物的秘密陰謀團體的恐怖手段或農民的騷動，去推翻沙皇專制制度，依靠農民“天生的社會主義傾向”，在村社的基礎上達到社會主義。早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民粹主義的思想家，特卡喬夫就曾經向恩格斯寫過公開信，據說是